

離 絕

江雨嵐蕭 光華書局

離 絕

江雨嵐 著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3

一九二八年三月初版
一九三三年四月五版
7501——8500册

特價壹角五分

每册實價大洋五角五分
外埠另加郵費二分半

—

講起我們要好的起頭來，真是一件很難爲情的事情。

我每次到你們教室裏來教唱歌，總是雙手按着琴，眼睛很隨便的看着你們。你們有的看着歌譜；有的也向我看着。你的臉面呢，却常常躲在同學的背後，因爲你既坐在最後一排，並且我按琴的地方，剛剛和你成條直線。若不是歪過頭來，我們是決計看不見的。

我雖然初到你們教室裏來就很注意你。但我這注意，完全是放在這裏的注意，一則有許多同學

的顧忌；二則要維持我做教師的尊嚴。所以任便心裏怎樣的想着要看你，外表上總不露半點嫌疑的態度。

我漸漸的覺到你在歪過頭來偷看我。我的眼睛雖然看在別的地方，但是我很注意你，你的頭一閃一閃的歪過來，我實在還是看得很清楚。等到我把眼睛轉過來正式的看到你，你却要緊的一避，似乎在說：“我不是偷看你的啊！”但是，你這一個暗示，剛剛與你給我的印象相反。倒反使我更加明白，你的確是在偷看我，並且含着神秘不可思議的情感。

有一次，也許是我忘記不留神的向你看了吧。我的眼睛，剛剛與你的眼睛成直線時，坐在你旁邊的同學，嗤的一聲笑出來了。坐在前面的同學，都回過頭去看你們，又回過頭來看我。似乎都向我問道：“先生！你究竟看着什麼人好笑呀？”我只得馬上放下教師的尊嚴來；並且在我的面龐上就回答着一句話：“規矩些！大家都坐在教室裏呢！”——

因為我也生怕大家知道，我在留心的看你。

下課以後 有時我喝杯茶再走；有時我一鞠了
下課的躬，馬上就走，你總是候得很準確的，跟在
後面送我。我猜想：你的意思，一定是“下課了 我
到母親跟前去了。”所以不問跟着什麼人，總是冠
冕堂皇走你的路。但是，我心上却很擔憂，恐怕有
個同學在那裡注意你：“咦！奇怪！她怎樣每次總是
跟着先生一同走的啊？”害得我連頭也不敢掉過來
向你，但是身不由主，到了轉灣的角子上，自然
而然的就回頭向你看了。你也似乎以為這一看是
有無上的榮幸一般，笑嘻嘻地直送我到看不見
的地。有時我知道你已走了過去；有時我怕你還站
在那角子上沒有動。

我從你們教室裏出來了以後，悵惘得不知所
以，每次都是這樣感情，至少非經過一定的時間，
不能恢復原狀。

有時，你的妹妹也陪你一同送我。我知道，那
是她的真意，她恐怕一定是回到母親跟前去的。因

爲她的眼光裏，沒有像你一般的有希望心表現着。

這樣的生活，（每禮拜見：四次 或不到四次，或四次以上，）大概過了三四個月了吧？因爲酷熱的夏天，已經轉到初冷的冬天。我每禮拜的四次心跳，也跳出習慣來了。老實說，在我的下意識界，幾次想遞張信條，寫幾句愛你的話給你，但我的地位和我的膽量及現實的環境，都監視我，不准我有那樣的行動，然而我們在眼睛裏面所表現出來的要求，格外來得熱烈，真不知爲了什麼，多見一次面，都覺得快樂得多，

那次，我同來的一個小孩子，他和你十分的親熱。我頓時就覺到一層可怕：“人家不要以爲那孩子就是我們的居間人，是替我們傳送什麼東西的吧？不對，這孩子不能同他進來了。”以後，我留心觀察旁邊的人，有沒有這樣疑心的眼光。倒還好，我漸漸知道這孩子是從小就同你們在一處玩慣的。所以左右的人們，一些猜疑的眼光都沒有。當天，我自然不能馬上就叫他來問你什麼。過了大概

又有一個星期吧 我見你在打毛線手套。當時 我也正在需要一對手套，我本來老早就想請你們同學裏面無論什麼人幫我結一雙的。現在有這樣的機會，正好啦！

那天，我就把那小孩子叫來，對他說：“你去替我問問 *Youly*。你就說，*W* 先生要請你結雙手套呢，你肯嗎？”這孩子本來時常到我跟前來的，我說的話，他都很聽從。這次，他很快樂的答應着，一步一跳的向你跟前去了。去了好多時才回來，我問他：“她說怎麼樣？不肯吧？”他搖搖頭說：“不，她肯的，她說叫你買毛線去好了。”我又重新問了他一遍 他又照式的說了一遍。當時，我心裏真快樂得不得了。

但是，當我要到上海去買毛線的時候，我又害怕起來了，我想，這毛線是不能去買的。就是你的母親不問；你的妹妹不問；那你的同學們保不定沒有一個不問你的人。倘使人家是追問起來，雖說沒有什麼要緊，但總是使你爲難的；這一定買不得！

我實在要用，寧可請別人去結，總不要使你爲難。

我這樣的想了一想，所以過了許久許久，仍舊沒有毛線買來請你打手套。（實在原因，就是爲了這個情形。）

我的手套，雖沒有一定請你給我打成，但我們的要好，也就從此開始了。這句話你承認嗎？你也許以爲這句話是不對嗎？

不過，要說平常的要好呢，却不在這個時候；要說特別的要好呢，却更不在這個時候；這不過是我們心心相印的第一聲敲響出來罷了。

二

並不是我稱贊酒啊！酒這東西，雖然可以誤事，但也可以成事，我有幾次，要想寫封信給你，但我已在前面說過，我的膽量既不大，並且環境的種種，都監視我，不准我那樣的去做。所以一延再延，一宕再宕，延宕了好久，都沒有能夠如願的做去。

那次，幾個朋友高興，合起來喝了幾口老酒，

一時，我的興致豪邁起來了，便想立刻寫封信來給你，但仍舊沒有敢寫。結果，只敢叫那孩子先來問你一句話。

我單獨的攙着那孩子的手，很秘密的低低地對他說：“你去問問Youly，看，你就說，W先生有封信給你，你要嗎？去問過了就來回答我。”那孩子又笑嘻嘻地橫跳着去了。

那天到晚飯前後，這孩子才走來回復我，他說：“要的。”我看他的神氣有些不像；我疑心，不要是這孩子欺騙我吧？我又追問他道：“你去怎樣說的呢？”他舉着小手舞起來說：“我說，W先生問你要信嗎？她點點頭，說，要的。”

我還不相信，我又問：“還說什麼嗎？”

“沒有說什麼。”這孩子忽又拍着衣袋說：“哦！她給我六個銅板，喏！袋子裏。”

“她給你做什麼的呢？”

“她說，給我買糖吃。”

當晚，我的酒興已經過了，沒有寫得起來。那

第一封信，還是以後特爲喝了酒再寫的。

三

第一封信裏是說了幾句什麼話呢？你還記得嗎？

我因爲任性的胡寫，不知寫了幾句什麼東西，既沒有留稿子，又沒有勇氣再看第二遍，並且我的記性不好，現在完全忘記了。

不過我回想起來 那信裏一定是很難爲情的。赤裸裸地說一句，一定是很肉麻的。唉！這實在是我的罪惡，我現在應該在你面前懺悔，請你饒恕我吧！我因爲一時候的熱情所衝動，居然敢大膽的寫信給你，這實在是我平生第一次的冒昧

起先，我沒有知道你對我究竟怎樣。並且你是一個少女，少女的多情，是天賦的本能。只要對方面能够生得反應，常常會妄用她的愛情。一旦所施非人，弄得終身懊悔的，實在不知有多少人呢！我怕你也是妄於感情的一個，所以不敢馬上就和你

接近。後來我用過多次的考慮，行過多次的看察，覺得你這人，的確還算不錯，我自己對於自己，已經下了一個決心：“倘使你能真心實意的愛我，那我自然做你終身的伴侶；倘使你不能愛我，那我也情願愛你了。”於是我才大膽的落筆寫信給你。

俗語有句話：“男不失筆，女不失節。”女子的身體，（以終身的幸福為基本）應該極謹慎的和一個男子結合；我以為我的筆迹，也正和女子的節操一樣，應該從一而終。我敢在你面前誇口，我簡直沒有大膽的寫信給女子過。有，你的確是第一個。

在我的情的貞操上，我完全因你而失去處男的節守了；換過來說一句，就同你對於我而失去你的處女的珍寶一樣。

我抱了這種謹慎的思想，用很平淡的態度寫信給你，我相信，那信裏不會有在我們理想中的所謂肉麻的話語。

在那信的首尾兩端，都只有收發者的稱代字。

——不是寫你，就是寫我。——並沒有真實的姓名，這所以然的原因，自然不須我來囉唆，大家都能明白。在信紙最後一行，我記得是寫了一句：“看過就燒去。”

也許是我的過分驚慌的緣故吧？第一次的信，完全忘掉了，究竟是怎樣幾句說話呢？你還有些可以記得出嗎？

四

我把第一次的信交給那孩子以後，心裏時刻的不安，震蕩得自己可以聽見心臟的跳動。我在顧慮：“不要那孩子把信失落了罷？不要那信已傳到別人手上去罷？不要你接着我的信，怨恨得哭訴你的母親了罷？……”啊！我在心猿意馬，正同熱水鍋裏的螃蟹一樣，手足不知所措了。

好不容易等到那孩子回來。我要緊問他道：“信給她嗎？”他搖搖頭。我又要緊問他道：“那末，信還在你身上嗎？”他又搖搖頭。我真着急了，歪頭向他

問道：“那末，信呢？”他好像有意和我開頑笑，他笑嘻嘻地說：“信沒有了，”他說着，一手又去拍着他的袋子。那袋子裏又叮叮的有銅板的聲響了。我猜到他是在騙我，於是我用着好奇的眼光看了他。他掀着眉頭說：“給她了。——她拿了去很開心。——她說怕闖窮禍！”他一手掏着袋子要去買落花生吃。我在驚喜以後，得到安慰，四肢差不多都酥軟了。順便躺在榻上，由他自言自語的一跳一踊的跑去，我只在想像你當時接到信件的神氣，並且揣測你接信以後的心理，那孩子嘴裏說些什麼，我完全沒有聽見。

五

我們通了好幾次信，覺得我們中間的感情，一天天的濃厚起來了。實在的話，其初，我還帶着一種嘗試的態度；到了此刻，竟有不得不如此的潛在勢力了。並且我每天都以能夠看見你一次爲安慰。情愛在人類的活動，真有不可思議的神秘。

可惜我們的信紙未行，都注了一句：“閱後即燒去”的話。不然倒也有些成績可以看看呢！

對於我們這件事情，在我的筆記簿上，曾有以下的一段記載。——這是開始的第一次在文字上的發現。

十八日下午，在我們的小禮堂上有一次結婚的典禮。這本是很平常的事，平時有這樣婚禮時，你大概總來觀瞻的罷？這一天，我以為你也要出來了。但始終沒有見到你的人影。當時我在多方的猜想，猜你究竟爲了什麼沒有出來？

以後，我陪了幾個朋友到你們裏面來參觀。見你和幾個同學在晒台上談笑，你裝做不注意的神氣看着我，我知道你並沒有往什麼地方去，於是我更加不明白你爲什麼不來觀瞻結婚典禮的原因。

到了晚上，不知爲了什麼，只是滿肚皮的不如意。正在無法可以排遣的時候，那孩子跑

來了。我便想在他身上，探問些關於你的消息，我說：“你今天到 *Youly* 跟前去，她有什麼說話沒有？”他只回答我一句話，他說：“她有些不情願和你要好呢！”我只聽了這句話，連繼續發問的勇氣也沒有了。我真是奇怪呀！你真會說出這句話來嗎？

你還記得？當你引吭高歌，對我唱支鴛鴦語的時候，我是怎樣的用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把我的小心按住，為你奏琴啊！你唱着：

“鴛鴦啊！

情能久，

愛能長。

增進你的榮光，

添加你的歡暢。

我不是在鳥類之中

偏偏地愛你啊！

因為你

時時刻刻，

成對成雙。”

你難道在胸腔裏一些都不起波動嗎？你爲什麼偏偏地選出這支歌來對我唱呢？你的嚮導行雲的歌聲，難道不怕把人沉醉了嗎？

十八日晚。

從聽見那孩子的一句說話以後，——“她有些情願和你要好呢！”——時刻的在我心上呈着疑惑的色彩，這句話是真的呢？是假的呢？如其是真的，我就不必再在這裏做什麼痴迷的幻夢；如其不是真的，那我該怎樣呢？

我很知道，愛情的味道，好像橄欖：當你正在嘗着牠的時候，牠是十分的苦澀；等到回味起來，才有些奇怪的甜味。

但是，我們在這時候，是否可以談到正式的戀愛？這事，非但局外人不能明白，就是我自己也很疑惑：

“戀愛的步驟，在這種環境裏，究竟以怎樣的形式爲最正當？……”